



阅时光
Reading time

追月逐花
Zhui Yue Zhu Hua

著

锁茜香

她为何十年没有感受皇恩？
又为何出宫后低调归隐？
圣女秘史，爱情传奇，皇室渊源，身世之谜。

她以为已无爱，遇到他时候心如槁木，不喜，不怒，不言，绝爱欲……
他以为一场戏，遇到她时候百般调戏，欲望，挑战，心机，心已动……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Zhui
Yue
Zhu
Hua

追月逐花

著

锁茜香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锁茜香 / 追月逐花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306-6851-1

I . ①锁… II . ①追…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3709 号

责任编辑: 郭 瑛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部)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222 千字

印张: 9.25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前言

杨真，国色天香，十五岁被选入中华宫廷，却十年没有见过皇帝一面，终因老皇驾崩而被遣散出宫，之后则随父远走中华邻国茜香国。旁人都以为她的一生韶华就此落幕，未曾想她却在邻国受到监国大臣信辉的青睐。

信辉是公主的儿子，执掌国家大权，被称为天下第一美男子，身边围绕着无数聪慧美貌而且家世显赫的女人，却唯独对杨真颇感兴趣，对她百般追求。而杨真却对他百般拒绝，因为她知道，位高权重的男人身边，才是真正的龙潭虎穴。围绕着信辉的那些女人和她们背后的人，都是虎狼。

信辉不是那种敦厚良善的公子哥儿，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从来不放手，而且会软硬兼施，施谋用计。杨真不得已和他斗智斗勇，更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各种有关他的纷争。想要危害她的，不仅是那些如狼似虎的女人，还有信辉的诸多政敌——这些朝堂上的妖怪可要比这些女人凶险残酷千倍万倍。而杨真，竟然还在无意之中知道了信辉一个绝不可被外人知道的秘密，他对她的爱情，变得更加微妙和危险……



前言

1



第一章	被弃的嫔妃	001
第二章	死灰槁木	008
第三章	相思劫	016
第四章	桃花陷阱	024
第五章	大祸	034
第六章	谋算	042
第七章	要挟	050
第八章	空城计	058
第九章	针鼻的孔，斗大的风	065
第十章	妒妇	073

目录



第十一章	连环计	080
第十二章	逃亡	086
第十三章	箫声动心	092
第十四章	巧计脱困	099
第十五章	飞来横祸	106
第十六章	惊天秘密	113
第十七章	再陷囹圄	122
第十八章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29
第十九章	在劫难逃	135
第二十章	心的谎言	144



第二十一章	隐斗	151
第二十二章	鹬蚌相争	158
第二十三章	被疑	166
第二十四章	伤心人	175
第二十五章	祸起枕席	183
第二十六章	如临绝壁	191
第二十七章	爱人的心	199
第二十八章	弄巧成拙	207
第二十九章	故人	213
第三十章	波谲云诡	222



第三十一章	真心人	230
第三十二章	奋起	237
第三十三章	险滩	243
第三十四章	险胜	250
第三十五章	依旧有隔膜	257
第三十六章	真正的危机	264
第三十七章	乾坤倒悬	273
第三十八章	就此什么都不怕	282

第一章

被弃的嫔妃

一条海船披着浓浓的雾气，悄无声息地穿过黑沉沉的大海。上面坐的是中华上国的富商杨甲和他的家眷。杨甲今年六十多岁了，带着一妻一妾和四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已经出嫁，所以此次迁居还带了她们的夫婿。他家里的其他人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三女儿非同小可，杨甲的三女儿杨真十五岁的时候被选进宫里，获得了淑媛的品位，现在却出宫了。宫女只要年满二十五岁就可以出宫，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杨真身为淑媛怎么也可以出宫呢？因为她没有受过皇帝的宠幸：她的品位是皇后封的，十年来，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所以才能在老皇帝驾崩，新皇帝“施恩宫廷”的时候出宫。

这听起来的确是很倒霉和羞惭的事情。只有杨真自己知道走出那皇宫自己有多幸运。在那个钩心斗角满是阴谋的皇宫里要想得宠，家里就得既富且贵。而自己没有高贵的身份，能够全身而退，已是十分幸运。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父亲却为她的出宫而郁闷至极，在杨真回家后总感觉有人笑话他，便带了家眷和家财，前往中华邻国——茜香国，希望能在那里打出另外一片天地。

茜香国深受中华上国的影响，民俗和规制都和中华没有两样，

而且物产颇丰，京都更是繁盛得很。中华已经有很多人迁居过去，那里已经宛如“小中华”。

茜香国现在虽有少年皇帝在位，但据传此人幼稚糊涂，真正掌权的是监国大臣信辉。这位监国大臣是茜香国一位公主的儿子，身份高贵，颇有手腕和才干。有人甚至认为，少年皇帝终将退位，信辉将取代皇帝成为一国之主。未去茜香国之前，杨甲就挖空心思打听，竟然找到了一个和信辉联系的渠道——在茜香国的贵族圈里，有一个宛如万金油一样的贵妇人西敏雪，和信辉的表姨算是朋友。这位西敏雪因为善说阿谀之词，是信辉的夫人华英夫人的座上客，而华英夫人的寿辰就在不久之后。到那个时候，他就可以以给华英夫人拜寿之名，让西敏雪带着自己的妻子女儿们去拜见华英，趁机让信辉见到自己的四女儿杨眉。杨眉今年刚满十六岁，长得粉雕玉琢，柳眉星目，也许可以让信辉一眼看中。这样他在茜香国成为权贵的日子就指日可待。

西敏雪收了杨甲的一盘金元宝后，立即笑得合不拢嘴，暗示自己一定会让他们“心满意足”。她亲自带着杨眉置办衣服首饰，又亲自教杨眉描眉画目。在华英寿宴那天，西敏雪带着杨甲全家女眷前去贺寿，她给信辉推荐女人，自然等于和华英为敌。所以不可以形迹太露，要带着杨甲全家的女眷。杨家的其他女人为了不抢杨眉的风头，都穿的比较朴素，也未加重饰。华英等于是全茜香国最高贵的女性，她的寿宴自然奢华之极，说不尽的山珍海味、玉液琼浆。在座的全是茜香国的贵人，以杨甲家眷的身份，只能坐在酒席的末尾。

信辉并没有出席这个宴会。西敏雪以为他至少会在席间露个脸，却一直没有等到他。杨眉开始紧张不安，下意识地乱挪乱动，环佩轻摇着发出细碎的声响，她脸上的妆已经开始褪色，用刨花油做好的头型也开始往下垮。如果再见不到信辉，她的精心打扮就完

全没了意义。她的大姐和二姐也是一样的紧张不安，却不仅仅是因为关心她们四妹的前程。更多的是她们已经各个渠道，搜罗来了很多信辉的消息。据说他喜欢女人，也被女人喜欢，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他对自己宠幸过的女人都照顾。哪怕只被他宠幸一次，被宠幸的女人和她的家人都会前程似锦。她们今生的遗憾，就是“命运不济”，有貌有才或有财势的男人一个都没遇到，只能默默等年龄到了，嫁给父亲的副手。她们一直为此感到憋屈。听到和信辉有关的事，她们自然不免想入非非，即便知道自己没可能入信辉的法眼，依然要幻想一下，更急着想看信辉的容貌。

杨甲的夫人表面上毫不着急，心里却早已宛如热锅上的蚂蚁，历来当妈的都比女儿更着急女儿的前程。只有杨真是真正平静和舒畅的。十年的宫廷生活早已让她看透一切，也不想管别人的闲事，只想享受自己的那份云淡风轻。杨真今天只是为了应景，才随便穿了件粉红色的衣服，头上随意地戴了几支发钗，也没有施脂粉。她也不打算和人搭话，但别人因为她特殊的经历，总对她特别感兴趣。她们对她自然是足够和善，但对她怎么“十年都没受过宠幸”，总有点猜疑的意思。当然了，她们并没有把它表现出来，但依旧可以让她察觉到。这无疑是很令人尴尬的，但杨真淡然处之，这比起她之前在宫里受到的讽刺、挖苦、绵里藏针甚至当面辱骂的话，根本就不算什么。

还好这个宴席上的女宾都各怀心事，无暇跟她啰唆太多，她们和杨家的女儿一样，都是想尽快见到信辉，并不是想得到他的宠幸，而是希望能看他一眼。对她们来说，能多看他一眼，都是挺值得庆贺的事情。但信辉迟迟不出现，不禁让她们十分沮丧和不安，忍不住怀疑信辉是不是不在府中，或者是在忙于政务。其实信辉就在府中，手上也没什么政务，他正悠然自得地逗弄自己喜欢的鸚鵡。华英早已遣人来请过他了。他也知道席上的人都想见到他。但

他根本不想去见那些傻女人。

他的侍从王德又畏畏缩缩地来了。信辉知道他肯定又是华英遣来请他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嘴边却挂着笑意。王德是他的亲信侍从，也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不过让他成为亲信的决定性因素是他不是那种只知道讨主子欢心的奴才，而是真心为主子着想，而且只为信辉一个人着想。他今天来，就不只是服从华英的命令，而是想尽可能地，调和华英和信辉的夫妻关系。

“你就不用啰嗦了，我不会去的。”信辉在听完他的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后一口回绝。

“唉，其实席上的也不全是傻女人。”王德不甘心，又从野路上劝，“也有一些可爱的姑娘的……”

信辉撇了撇嘴，依旧一脸无动于衷的样子。他找女人只是兴之所至，并不是那种被女色牵着鼻子走的人。其实王德自己也知道这个办法行不通，便用上了另一个策略，“其实，今天还来了个从中华上国的宫廷出宫的前妃嫔……”

“什么？”信辉眉毛一挑，“就是说那种从来没有受过宠幸的妃子了？那得是多丑陋的女人？”

王德苦笑了一下，并没有回答。信辉冷笑了一声，收回了逗弄鹦鹉的手。他和中华上国有着特殊的渊源，因此对中华上国的某些人物特别讨厌。但就是因为讨厌，反而越想看看。

信辉的驾临让满堂女眷非常兴奋。杨眉等人尤其兴奋，但她们只能远远地看着，以她们的身份，几乎没有接近他的由头。这时候就需要西敏雪发挥作用了。只见她款款离席，带着杨家的女眷，走到信辉的面前“拜见长辈”。为了让自己更得华英的欢心，西敏雪虽然比华英大了二十多岁，竟然恬不知耻地拜华英为母。因此按照辈分，信辉是她的干爹，不管他愿不愿意接受。她的朋友自然是信辉的晚辈，她带着这些晚辈来拜见长辈，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

杨眉就站在西敏雪的身旁，听信辉说“免礼”后立即抬起头。信辉只是随便往她脸上瞥了一眼，也没有把她的容貌往脑子里记，反而颇有趣地看向杨真。信辉朝她仔细看了一眼，顿时感到胸口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心头冰凉一片，手心里却溢出了热汗，乃至口干舌燥，头晕目眩。

眼前的这个女人，竟然是他生平未见的绝色！那她怎么会一直得不到“中华上国”的皇帝的宠幸？

当然了，理由可以有很多。估计是她受到排挤，没有机会见到皇上吧。信辉是在权力中心长大的人，这点事情当然一想就透。没受过宠幸当然好，否则就没他的份儿了。是的，信辉已经决定要把她占为己有。虽然已经打定这样的主意，他脸上却波澜不惊，甚至没有朝杨真多看一眼。

杨眉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杨眉不仅没被信辉看中，连一眼也没被他多看。她气得一进门就号啕大哭，粉黛全被泪水冲了下来。她妈妈罗氏和大姐二姐全都围着她唉声叹气，杨甲也坐在她们身边捶胸顿足。只有杨真一脸淡然地看着窗外。

其实她不被信辉选中才是幸运呢。她虽然知道，但是不会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也没人信。

杨眉哭了个昏天黑地，第二天被妈妈和大姐二姐拉着出去散心了。只有杨真一个人坐在窗前做针线。就在这时，西敏雪悄悄地来了，她是打听到杨家其他人出去了才过来的。她一脸神秘的笑容，跑到杨真的房里，拿出一个盒子，说是信辉赏赐给她的礼物。

这个盒子是用紫檀木雕成，上面镶着碎玉和贝壳，里面赫然放着一个同心玉环，一翠一白，虽然套在一起，但白的纯白，绿的纯绿，竟然没有一丝杂质。

杨真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脸马上红了，轻轻地把盒子推

了回去，“这等贵重的赏赐……我不配收。”

“你真的不要？”西敏雪笑嘻嘻地看着她，又把盒子推了过去，“这可是无价之宝啊……不要不好意思……矜持过度的话，说不定会吃上后悔药哦。”她知道杨真一定已经看出信辉是要跟她相好，现在不答应，只是在装模作样，她实在想不出杨真有什么拒绝的理由。信辉那么的有权有势，又那么的英俊潇洒。杨真自己虽然美貌无比，韶华仍在，但毕竟已是二十五岁的高龄，还是个被从中华宫廷扫出来的丢弃物。信辉愿意和她相好，那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美事。

“我真的不配收。”杨真又把盒子推了回去，动作十分坚定，表情更像冰山一般坚冷。

“唉……”西敏雪笑着叹了口气，“我看你也明白了，难道非要我明说不成……信辉大人的赏赐，你要是不要，之后恐怕难以自处啊。”她看出杨真是真不愿意，茫然不知所以，也暂时没了说辞，只有拿信辉的权势出来压她。

杨真的眉毛微微一颤，表情却极是平静。“我相信既是赏赐，必是美意。以信辉大人的身份，绝不会强迫我这个平民之女接受他的赏赐的。”这句话说得不显山不露水，却十分的清楚明白。如果信辉对她真有爱慕之意，就不应该对她用强。一来这样有失风雅，像他这样优秀的男子强迫女人简直是耻辱，二来也不合身份，有时候身份越高受到的束缚也就越多。信辉身为监国大臣，如果强迫民女和他相好，实在是有失体统，甚至可以让国家蒙羞。信辉身为监国大臣，不能不考虑这些。

西敏雪哑口无言。信辉的确没打算在杨真拒绝后用强。不过可能只是他没想到杨真会拒绝。但无论如何，他终归没有交代。

杨真看了她一眼，在心底微笑了一下，进一步说：“再说，我虽然已经出宫，但按照惯例，也是不能再和男子相好。”虽然名义

上说未受皇帝宠幸的女子可以再嫁，但人们怕惹上无妄之灾，基本没人敢娶。

杨真说这话本是为了表明自己矢志不移，西敏雪却错以为她是在说自己“身不由己”，赶紧说：“其实这件事情，你完全不用担心。这里毕竟是茜香国，中华的皇帝怎么着都不会到这里管这类事情。信辉大人又是这么的有权有势，你还怕什么呢？”

杨真没有说话，只是轻蔑地一笑。西敏雪这才意识到自己会错了意，又是尴尬又是沮丧，她本来就抹得艳红满颊，现在脸孔红涨，更搞得像猴子屁股一样。她索性不再装模作样，露出了市侩老妇的本来面目，“哎呦，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要是我再年轻个二十岁，别说信辉大人这样明示，就算他小指头勾一勾，我也自己夜里跑他府上去，我说杨小姐，如果您这是矜持，我还是求您别再这样了，您这样可是害了我老婆子啊。我办不成信辉大人交代的事，回去怎么和信辉大人交代啊？以后还怎么在茜香国立足啊？”

杨真微微一笑，温言宽慰她，“没有关系的。信辉大人想必也只是兴之所至，过不久就会忘记了。”

第二章

死灰槁木

西敏雪根本无法听进杨真的话，依旧满口怨言，还像身上有病有痛一样哼哼唧唧。对此杨真淡然以对，不急不躁地端坐着，微笑着看着她。西敏雪见耍赖也没用，只有灰溜溜地走了。为表礼貌，杨真一直把她送到门口。看着她的轿子走远，她脸上的神情慢慢地由淡然转向晦涩。如果让她的父母知道这事儿，肯定会不分青红皂白就让她贴上去吧。不过还好，西敏雪偷偷地来，证明信辉根本不想叫她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只想和她偷偷地来往。常言道，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他最多想让她做这个“偷”吧。

西敏雪回到信辉那里，一脸惶恐地把情况说了一遍。她是个聪明的奴才，知道事情办砸后最好不要做任何粉饰，否则更可能吃不了兜着走。信辉听了后没有任何反应，挥挥手叫她离开。西敏雪赶紧如漏网之鱼般溜走了。信辉走到床边，看着窗外的月亮，嘴边也勾起一抹弯月般的笑意。他对杨真拒绝他的事情一点都不在意，甚至还感到中意。轻易得到的女人一点意思都没有。矜持的女人总是更有魅力。而且从她应对西敏雪的话语来看，她应该很聪明，也很内敛，更知道进退。仅凭这些就让她鹤立鸡群，甚至还镀上了一层超凡脱俗的光辉。而这绝对只是她个性的一小部分，她身上一定还

有很多发光的东西等着他去发掘。他的感觉极像拿到了一本神秘诱人的书，又像看到了一个在远处闪着光辉的宝石矿。这种感觉很是微妙，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他所谓的宠妾早已派遣侍女前来，请他去她房里歇息了。但是他今天晚上没兴趣。虽然还不能亲近杨真，但现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满是她。虽然这种感觉很是饥渴，但也有种妙不可言的醺醺然的感觉，他很享受这感觉，不想被哪个傻女人破坏了。

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去，天色也没有褪尽青黛。一个女人裹着头巾，焦灼不安地站在监国大臣府的后门口。请信辉出来相见的条子已经送进去了，给送信人的礼钱她也给足了，但是就是不见信辉出来。她一面紧张不安地看着路人日益增多的巷口，一面恐惧焦灼地踮着脚尖往府里看，信辉大人是没起床吗？快点啊，快点啊，如果让华英发现就糟了。

门终于开了。为她送信的侍卫出来了，脸上木木的。“莫姑娘，快进来吧。”莫姑娘赶紧快步走进后门。

“你随我来。”侍卫带着她穿花园，过凉亭，越走越深。莫姑娘本以为他是带她去见信辉，满心振奋，之后却渐渐觉得不对，尤其是走到一片牡丹丛中的时候，她警惕地停住了脚步。因为她听说华英夫人非常喜欢中华上国来的牡丹，因为它是花中之后，便在自己的居所旁种满牡丹。“你这是带我到哪里去？”侍卫脸色一变，露出心虚的神色。她正要质问那个侍卫，却忽然感到眼前一黑。她被一个麻袋兜头罩住了，接着肋下被重重地打了两棒，棒子是用棉花包着的，只伤人内腑而不轻易留印儿。她眼冒金星晕了过去。莫姑娘醒来后发现自己被人用手按在地上，像只死狗一样，只能看到周围的人穿着绣花缎鞋的脚。最中间的一双脚踩在紫檀木的脚踏上，鞋上绣着用金丝镶边的牡丹，鞋头上镶着一对珍珠。

莫姑娘心头一凉，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果然看到华英端坐在紫